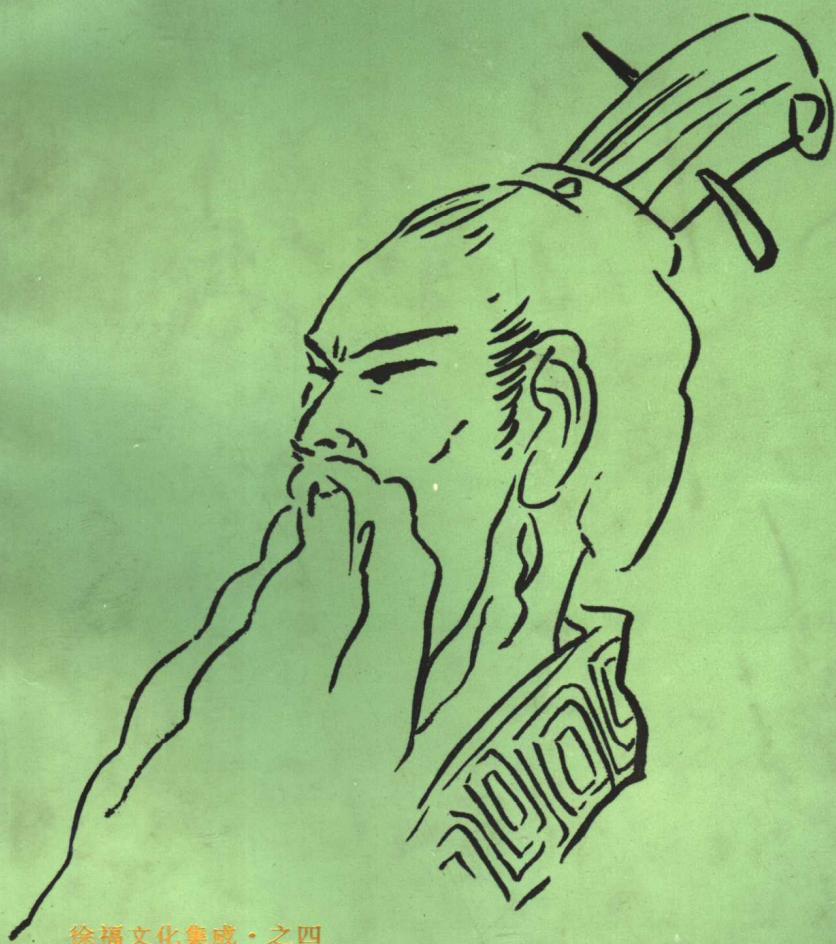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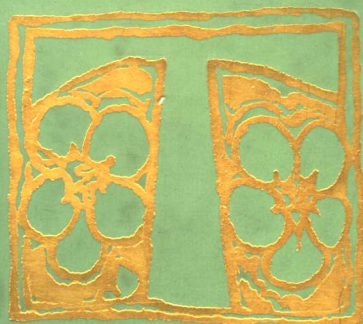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巡

(公元前
219—前
210)

张
炜
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徐福文化集成·之四

徐福文化集成·之四

东 巡

(公元前 219—前 210)

张 炜 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1996 年·济南

张炜小传

张炜，男，汉族，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县。

1980年毕业于烟师中文系，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。1984年起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至今。

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文论等。主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家族》，中篇小说《秋天的愤怒》、《蘑菇七种》，短篇小说《一潭清水》、《冬景》，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、《羞涩和温柔》。出版有《张炜作品选1—5卷》、《张炜自选集1—6卷》、《张炜文集》（1—7卷）等多部。

作品曾30余次获得国内（海外）文学奖。

1988年起长期旅居胶东半岛，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资料，主编《徐福文化集成1—5卷》。

目 录

瀛洲思絮录	(1)
东巡	(160)
孤竹与纪	(302)
古歌记寻	(335)
射鱼	(369)
造船	(378)
后记	(390)

瀛洲思絮录

齐人徐市^①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，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求仙人。

——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

秦始皇大悦，遣振男女三千人，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。徐市得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。

——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

徐乡城，汉县，盖以徐市求仙为名。

——《齐乘·古迹卷》

^① 市字也作蒍、福。

第一章

.....

在漫长无边的徘徊中，在经年累月的沉湎中，人会认梦成真，呓语不息，以至于手记自诵。分不清是我还是徐芾（福），乘楼船登瀛洲，宽袍广袖。从此一别卞姜^①，挥泪而去。

徐芾为秦王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，携走三千童男童女。斯人离去三千年，历史传奇或已渗入几代人的血脉。我们已渐渐不再满足于此岸的遥想，于是转而倾听彼岸的诉说。

*

*

*

……我一度非常谦卑，以便遮掩内在的顽皮和狂妄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的底细、我内心的隐秘与曲折。我常常在深夜、在一人独守时让思绪任意飞翔，放纵心猿于九霄。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，开始学会了息声敛口，极少诉说和相告，哪怕是对挚友、对爱妻——我与她已不能分离。我对其何等疼怜。多少年了，她因我

^① 卞姜，齐人徐芾的妻子，东莱人。

而历尽坎坷，我们真是相濡以沫。她总是无望地期待，直到最后。万般愁绪都连着一个“走”字一个“逃”字。无言的长夜，卞姜吻我不止。

她原是商人之女。黄县这个地方出了不少巨贾，贩桑麻、粳米、丝绸，去临淄、泰南，西走鲁国、远涉长安。她的家世颇有来历，算来还是滑稽多趣、大名鼎鼎的淳于髡的表侄女。

我们都深藏了一句话，都知道秦吏不会让我们同登楼船——随着那个时刻的接近，夫妻二人都缄口不言。午夜青杨细语，南风徐徐，此岸赠予我最后的温情。

后来一切果然不出所料……

儿女情长，英雄气亦长。几年光阴转瞬即逝，我成了一个小心翼翼、四十岁两鬓皆白的俊男。我离开了她，我们从此永远只能隔海相望。我的故事太多了，如今都留在了那个海角、那片大陆。我也远离了对手。遥望彼岸，此时，依稀可见阿房宫里烛光辉煌。这让人衰老的光，这让人迷恋的光。而今我足踏凄凉蛮地，正可以像春生野草一样茂长。

当年，我在百无聊赖、无计可施、等待和观测之时，几近绝望。经验和苍老的皱褶都掺在其中了。人在疲惫中成熟。懒得行动中的行动往往也可举大事。

我三十八岁那年的一个黄昏，发现持简之手颤抖不已，视物昏花。一阵惊惧之余，心生万分急切。它催人奋力，又加剧人之萎颓。我常常也只有让顽皮的畅想来

稍稍滋润，等待来年如期萌发之青杨。

长期以来，海角上只有少许人知我酒量，也知我身世来由。他们都是守秘的命友。如若不是一介草莽，那么放怀狂饮者可能正预示了他的顽皮。而在秦王的那班臣僚眼里，世上的顽皮者或可不必提防。这自然是个小小诡计。

能够一走了之的人，都是旷百世而一遇的妄徒、圣人、色鬼、术士，是从不兑现的大预言家，或者是个酿私酒的人。我后来被看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个。我最好沉默。

*

*

*

那是一场庄严的赌。本钱很大，押上了身家性命。我一直悄悄埋藏着使命，后世却要一再地发掘，并将其放在阳光下照晒。可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使命的青苗萌发在什么根须上。他们怎么也弄不懂，因为终究与我隔开了十八重的冥界。我很爱后来人，爱他们的鲜嫩如花。但爱又极易埋没理性，我镇定下来时，却不由得生出阵阵悲凉。

他们往我身上涂抹难闻的垢物，比如把我说成一个绝望而无义的骗子，虽然并没有多少依据。这种涂抹与我当年做过的事情性质相似，所以说等于应了“吾之初衷”。可怕的倒是另一些人的相反的举止。

那些人是个些虚荣的地方主义者，所以又会施予我双重或多重的误解。古怪的推测，小肚鸡肠的盘算；连船队航行之迹都茫然无知，更遑论其他。他们的虚情假义

于事无补。地方主义者从来睥睨精神，却又企图依此挽救萎缩的经济，甚至公开无耻地宣称要以之骗取物利。

他们奉我为“伟大的航海家”。“伟大”倒谈不上，因为东渡瀛洲者我既非第一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人。那些黄县沿海和周遭岛上渔人，不止一次在风暴中抵达这片无名的荒凉。与他们不同的是，我将这片荒凉派上了更好的用场。对于一个人而言，关键是要有超凡脱俗的眼光，那一瞥之间的识别、鉴定，以及心中生出的奇思妙想，往往是凡夫俗子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。

我说过自己曾经狂妄而又顽皮。有人会直盯盯地看着我两鬓的白发，怀疑这种“夫子自道”。其实他们不懂。智者就在游戏中衰老。有时游戏也很麻烦。

嬴政王可视为我的游戏伙伴，而非讎仇。我当年甚至多少喜欢上了这个目如鹰隼、鼻如悬胆的西部人。他的袞袍与冕旒都遮不去那一身顽皮相。有游戏能力的人即便尊为帝王，也未能免除这一特征。嬴政当年长我许多，一举一动颇为敦厚，步履迟缓。他像一切热衷于游戏之道的人一样，乐于忽发奇想，筑长城建阿房，拜月主求仙药，愈到老年愈是迷恋起这些玩艺儿。

作为东莱故国的贵族后裔，我的仇讎是齐，而非秦。秦为齐之仇讎。这之间的交织参错真是奇妙。齐灭莱夷，而秦灭六国。齐是莱夷人的直接毁灭者。虽然齐人后来乐于说齐莱一度交好，化莱为齐；但实际上那是齐人灭莱，空取渔盐之利。齐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齐国很快重蹈莱夷的复辙。这

即便不是通常莱夷人所说的“报应”，也算是命数。

国与人的命数一样，神渺变幻不可推测。

我自有一个预感，它关乎秦王嬴政：这个“千古一帝”身后也隐隐追踪着一只小小的“黄雀”——这恰是他始料未及的。他已疲惫，而那只千娇百媚的“黄雀”正当青春，在三月天里翻飞嬉戏，以逸待劳。我预感到他也“快了”。

谁身后没有一只小小的“黄雀”呢？

*

*

*

午夜走上甲板，从海湾里望去，到处是密挤的楼船。这在荒凉之地的土著看来，无异于一场梦魇。飘忽游移的灯火与水波互映，流动闪烁，神妙难喻，在我看来也是五千年未曾经历的奇观。

这正是我的一个首创，一次得意的杰作。从闪亮的船灯上判断，赖在船上者大有人在——我已三番五次令全部人马分营逐日登岸，一月内筑屋垒城，安营扎寨，船上只留少许守备……看来经常返回楼船的不仅是“童男圣女”，还有弓弩手和方士。他们像我一样，需要经常嗅一嗅船上的气味。舱里满载了莱夷的气息，彼岸的烟薰。

我曾把他们频频返回船上视为怯懦。因为土著时常劫营，较之岸上新营，船上毕竟安全多了。现在看是我在妄断：能随我穿越茫茫浪涌叠嶂、穷十万水路者，哪有这么多怯弱之辈！

像我一样，他们这是最后的徘徊。……看着这片摇

荡的船灯，我心中渐渐生出一个残酷的决定。

这个夜晚，我仿佛看到彼岸的卞姜潸然而下的泪水。捧起你纤纤十指，抚弄你散发着丁香味的柔发，吻去这满脸晶莹。我在这午夜异乡为你祈祷了，同时也告诉你一个惨悽的决断：十日之内，我将下令焚烧所有楼船。

这就切断了退路。

同行挚友纷纷设问：如若秦兵征讨，我们将无楼船水上对阵，岂非死路一条？答：吾辈身后是平原广泽，即时必引秦兵于陌土，决一死战。又问：若土著倚仗土熟势众，群起而攻，无楼船周旋，又复何为？答：借土求存，蒙恩在先，非万不得已不可与土著交战；即便生死攸关之刻，也只能背水一搏……

如上场景反复对演。吾虽言之凿凿，心中却不免愁伤。

午夜的茫海，闪跳的灯火，在送达和预言什么谶语？我自知不可自恃自负，听任冲动，信从匹夫之勇。可是与我同行者有所谓的“方士”，他们是流徙多年、越过荒原和城邑苦苦寻觅的学人罪臣；有痛别故土父兄、稚嫩如花的三千童男童女；有勇气过人、历经十二次死灭的弓弩手；有冶炼打造、修筑测设、技盖天下的百工。这些人不仅需要“落地”，而且需要“生根”。

这一行人与秦王嬴政展开的游戏，是千年不绝的、冤鬼一般的纠缠。

嬴政王的死灭尚可期待，但与他面貌迥异、神髓相

同者却会衍生不息。如此一来，一切将未有穷期呢。

我与卞姜这二十余个春秋，有多少分离聚散。她一开始既知我的来路，也深知我的去路。随上我，就好比乘上了颠簸之车，忍受长旅饥渴，捱过寂寞冬夜，还要经历绝险的危崖。我们遍尝苦汁的煎晶，真是九死一生。一般的男儿忏悔已经轻若鸿毛，她不必再听一声一字。对命的感知和彻悟使她的双眸漆黑如子夜，美丽如祥云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常常相对无语。要说的似乎又太多；那就来世再说罢。我是宁可相信有个来世的。我也许将人生看得太奢侈了……

这习习海风让人想起那次齐都临淄之行。当年我立刻被这座东方最繁华的都市给迷住了。不消说，我们莱夷故国的城邑是无法与之媲美的。可是莱夷故国有着另一种庄严气象。临淄街头熙熙攘攘，那一片有光泽的脸，还有身上叮当作响的饰物，都给人难言的感触。这是无法表述的。

在一个富庶敦实的国度里，一再地言说自己的亡国之忧显然不合时宜。我那时一刻也没有忘记，正是齐国的刀戟折伤了莱子古国。可是我已经在那个秋天扑扑落地的叶片上，看出了此地的不祥。

那个秋天强秦于中南部连连得手，还远未迫近齐国。这里还是一片升平。齐国依仗自己强旺的兵源、巨大的无可匹敌的财富，还有独特的文化上的优越感，傲视于东方和西方。强秦对齐国之恐惧已尽在不言之中。作为一个莱夷人，一个隐名埋姓行走在齐都的莱子国贵

族后裔，我必得深深藏起那种嫉恨、羡慕、焦思和惆怅……各种复杂难言的心绪。我踟躅于临淄街头，回顾了莱子国长达五十年的历史，两手生满汗粒。

难忘第一次听齐乐。那是使人心魄荡动的享用，超过了一场盛宴。以前传闻孔丘闻齐乐而醉，以至于长久“不知肉味”，这次亦有同感。我深知一种艺术植根于一种文化，而一种文化又植根于一种土壤。时间的隐秘、命运的隐秘，都掺和在如泣如诉之中了。相当完整和周备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、老大居傲的自信与庸懒，都能从中隐隐地感到。我不知当时热衷于展放“大言”的孔丘是否要暂时敛声失语？反正在我看来，一种成熟的、独特的艺术，必会传递出无法言说的压迫力——它在让人赏悦的同时又悄悄地折伤一个异邦人的自尊。

当然，如果我是个“世界主义者”，那时的心情又当别论了。可惜无论那时还是现在，我都未能升华为那样的一个“主义者”。我的血脉在作祟，我不得不向自己投诚。尤其是在当年，我只懂得遵循莱夷人奇特而淳朴的义理。

长期以来我都在苦苦求索齐国灭亡的根源、它在更早时候所出现的颓败的端倪。这种求索当然包含了更根本也是更重要的探究——我们莱夷人自身的命运。这在我的先辈那儿，已经作过了许多。但这种探究是有无止境的。今天，一个人不能因为一场亘古未见的大迁徙而终断这种探究，不然就是对自己民族的亏欠。

卞姜，我的至宝，我的露珠和羔羊……夜深了，我

尚能在这楼船上滞留多少时日？舱室里有你的气息。你和孩子在船队驶离黄水河港的前夜还伴我留在船上。只是在最后时刻，在那个黎明，秦吏宣谕，将我们生生分离。那是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刻、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惨烈的场景。那才让人明白什么是“骨肉分离”。港口上，子与父、妻与夫，慈母与娇儿，哭成一团。我亲眼见号啕之声催动了尘埃，一刹时遮去了霞光……

*

*

*

我令手下人展开一庞大工程，沿新营周边山麓筑墙。有人立即指斥我重演秦王筑城之苦。此言或许有理，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从长远计，此岸也需要一座“长城”，当然会比秦王的小多了。从营地北侧二十里之山麓修起，沿山脉蜿蜒西行一百六十里。此工程不可谓不浩大，但可以分别施行，按急缓分段修砌，并不求一朝一夕之功。真正拒敌者既非砖石，也非利刃，而是人心。筑城的紧迫当唤起悚悚之心。

焚船大火直烧了三天三夜。这火光会让我一生谨记。所有人都呆立岸边，泪水不断。最后有人跪向彼岸喃喃祷告。我得用力忍住。

大火引来三五成群的土人。他们站在山岬呐喊，后来又惊慌疑惑，久久不语。

有人担心他们四散逃去后会把这消息分布开来，给营地引来新的劫难。这种担心极有道理。我已让各营加强戒备，值勤兵士增加一倍，同时加紧武器打造。随船带来的铁料终有用尽之日，百工开始在四周山上勘查铜

铁矿源。

土著大致使用石器，尚不晓织造冶炼之术。他们携带的武器只是木杖、弓箭和石擂，身上裹缠的是草叶树皮、兽皮茅荐。为首的头人只在额上添一羽冠，看去倒也威风。可怜他们勇武有余，马匹也像主人一样峻烈，只是不堪一击。他们射出的箭镞都是一种黑色硬石琢成，除非近射瞄准，不然很难致命。尽管如此，营中仍有数人中镞而亡，原因是箭镞上抹有一种毒液。邪毒到底如何解法，医士们也束手无策。

如何对待土人，内部争执极大。有人断言：疆土之争从来是战而胜之。他们例举秦与燕赵、齐与莱夷。也有人指出我们面对的并非强虏大国，而是土著草民，乌合之众，切勿赶尽杀绝；再说浩浩楼船蜂涌而至，实在也够他们惊惧的了：以前未必就没有较文明先进之种类出现，那些人带来的极可能是欺凌和鲜血。最不能忘记莱子国破城之惨，莱夷人移居、遣散、灭绝。那时强悍的莱子国不可谓不勇，简直个个视死如归，但面对人多势众的齐兵还是落个战败。今日土著之处境犹让人想起昨日之莱夷。

营地遭受的劫掠越来越频，新坟叠叠——所有坟碑都面向彼岸，愿漂泊他乡的鬼魂得回故土，至少是能够遥望。

对土著的征战趋于激烈。

我面对流淌的鲜血，滋生了前所未有的惧慄与痛苦。我决心用尽一切办法制止战争，无论付出何等代

价。弓弩手言词锐利，悍气正盛。营中谋士们抓耳挠腮，莫能果决。我令兵士后撤一百里，然后与土著相机议和，并赐予布匹、盐块、草药……

此番举措就像当初下令焚掉楼船一样，遭到群起而攻。为防万一，我让近身卫士日夜巡视，并混入百工武士之间，将一切谋变危厄翦灭在萌动之中。半月已过，战事稍息，营中尚未出现大的变故。但这期间有五个伍长被撤换、三个方士受到严斥。

土著把刚刚成熟的粳米掠走，并一度用马匹践毁水田。众人激愤。在我看来这宛若顽皮的孩童，可恼之余尚有可爱。我料定他们在抢掠与毁坏中也会学到不少益处呢。

深夜，除守卫的兵士而外，营地一片酣睡。独步帐外，仰望空中星光闪烁，难以平静。至下月初六我将度过46岁生日，每想及此就使我一阵惊栗。倏忽已近五十，对莱夷人而言，五十将是一道大坎，能否安度还是未知呢。我到底与空中哪一颗星辰对应？这也使我颇费心思。尽管属下有过的肯定的指认，但我只当成猜谜一般的意趣，内心里并不认可。

作为黄县境内最权威的一个“方士”，我不可能荒疏了简单的占星术。不过我在摆弄那些罗盘、龟板、讖文之类，心中常常泛过一丝苦味。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蔑视神灵的人，但却不能不充满了疑虑。这种时而临近时而飘逝的大胆念头在我二十岁之前就产生过。当时我认为这是诸种罪愆中最重的一种。

我发现此岸望到的星空与彼岸竟是同一片。这不禁让人猜想天宇之阔大，俗世之微小，想到人间巨变、漫长历史、种族的演化生灭，也尽是时光长河中短短一瞬。这让人不寒而栗。而个人的荣辱愁苦又如同山峦一般沉重。看来人的功名业绩直到最后也是想象生成，本质重量微乎其微。

如此而言，我将如何评价这场惊天动地的海路迁徙？

像追究莱夷人的神秘历史一样，我将去悟想自己的命数。我还没有愚蠢到不信命数的地步。我后来简直随处都能感知它的存在。是的，今夜此时它也仍然伏在身边。它将伴随生命的全部里程。我想行至五十岁的那一刻，也该对诸种莫大问题有一个圆满回答了。

* * *

手下人早在登岸之前，大约是船行中途时，就扯下了桅上的“秦”旗。随行秦吏兵士半数被杀，半数归附。这些秦兵几乎全部从西部入齐，口音怪异，与之相处多日竟不能辨析语义，完全倚仗别人转述。他们比起东部沿海人种，显得粗砺矮小，但更狡灵。作为征服者，他们简直没有什么自知自明，差不多个个居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西部人的优长与陋习，他们一无所遗地携来，并悉数贯彻推行。这些人固守秦地一切观念，顽强抵御齐莱风俗的薰染。东部人视为不祥的黑色，他们却尊为高贵的颜色。辛辣的烈酒，酸气大发的粥食，都是他们特别喜好之物。几乎个个厌恶腥味，对海鱼和贝